

探討澳門天主教文化及其文獻寶庫

楊開荊*

文獻資源作為社會發展的產物，宗教文化活動對其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天主教在澳門數百年歷史的發展，其影響可謂舉足輕重，在展開各種宗教文化活動的同時，亦為澳門建立了多元化的特色文獻資源。本文對澳門天主教活動所產生的文獻資源展開調查，揭示一些已塵封數百年的16-17世紀珍貴文獻典藏，分析其形成、發展原因及其歷史意義，並藉以探討文獻資源產生的規律和特性。

前言

澳門是個長期華洋雜處的特殊地區，被視為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宗教信仰一向自由。雖然祇是個24平方公里四十多萬人口的小城，但澳門居民信仰的宗教眾多。各式各樣宗教徒的人數竟佔澳門總人口的86.13%⁽¹⁾，可見宗教文化對澳門的影響極深。澳門居民主要信奉佛教和天主教，前者是因為澳門是以華人群體為主的社會，自然亦以東方傳統宗教為主，而後者是葡萄牙的國教，同時它與澳門的開埠、澳門的社會發展及明清時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等有密切關係，可說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我們從澳門天主教文化活動所產生的文獻資源展開討論，當中有許多值得挖掘和研究的珍貴文獻。例如傳教士留下的早至16-17世紀的西方古籍，18世紀的辭典，19世紀初的百科全書等等，為澳門特色文獻資源寶典記下了精彩的一章。筆者嘗試透過挖掘、調查、分析有關文獻館藏，探討天主教文化對澳門文獻資源產生和發展的推動作用。

天主教文化與文獻資源的產生和發展

一、天主教與澳門

天主教在澳門最早的史料可追溯至1555年耶穌會士東來澳門之時，及1576年天主教澳門教區正式成立之始，隨後有聖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多明我

會、顯士會等相繼東來，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最早抵達澳門的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作為向東方傳教的基地，經歷千辛萬苦興衰起落。在展開澳門宗教文化序幕的同時，他們亦積極從事各項社會活動，包括教育、救濟、醫療等事業。今天澳門這個小城擁有較大規模的教堂20多座，有天主教主辦的中、小學校30多所，佔澳門中小學校總數的47%，在校學生佔澳門中小學生的52%。⁽²⁾此外，還辦托兒所、孤兒院、安老院、醫療院、傷殘療養院、青年中心等福利機構，為有關人員提供服務。澳門的第一份葡文報紙《蜜蜂華報》便是多明我會教士於1822年參與出版的。天主教對澳門的影響可說舉足輕重。

文獻資源作為社會發展的產物，宗教文化活動在其發展進程中有着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事實上，在宗教文化活動的推動下，許多相應的社會事務隨之產生，而各種社會事務亦影響文化活動的發展，文獻資源就在相互影響的作用下產生和發展。隨着天主教在澳門推動的各項活動和涉及範圍的擴大，在刻意或不經意間，令多元化的文獻資源應運而生。事實上，傳教士們不但竭力從事神學傳播活動，同時亦將中國文化向西方國家傳播，並將西方的文明科技帶到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從西方帶來了大批文獻，並且在澳門印刷圖書，為澳門建立了相當重要和具有特色的文獻資源。除了主

* 楊開荊，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圖書館專業博士，現任職於澳門大學圖書館。

要的宗教文獻外，相關的文獻資源亦很豐富，有修道生用的課本、參考書、中國文化和中文學習教材、西方古典學術著作、教會檔案、相片書信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尤其是16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出版的西方古籍，仍保存於澳門教會圖書館內，它們反映了幾百年來天主教的發展狀況。傳教士來華主要為了傳教，卻因為對文獻的利用及文獻的交流，為澳門築起一座文獻寶庫，文獻傳播亦成為思想文化傳播的工具。因此，傳教士被學者視為明末清初中西文獻雙向交流的主要傳媒。

誠然，這些雖不完全是以傳教士意志為轉移所產生的客觀效應和社會功能，但歷史已予以肯定，天主教對澳門，以及對明清期間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動，都有着深遠的影響和重要的歷史意義。

二、天主教活動有關文獻資源調查

澳門歷史上許多珍貴文化遺產是依賴於文獻形式記錄下來的，而文獻本身就是文化遺產之一。天主教活動所產生的相當部分文獻得以保存至今未被遺忘與散失，它們的存在價值應當在於有效的利用與傳播方面。筆者有幸得到澳門多位神父支持，能親往最具代表性及藏量最多的幾家天主教組織圖書館進行專訪和搜集資料，它們包括：1) 澳門主教府圖書館及林家駿主教藏書館⁽³⁾；2) 澳門主教府管轄下的高德華公共圖書館；3) 澳門聖若瑟修院圖書館⁽⁴⁾；4) 澳門耶穌會圖書館⁽⁵⁾；5) 澳門利氏學社圖書館⁽⁶⁾。由於天主教傳教活動主要基於當時的實際需求而涉及各種附帶因素，經悠久的歷史積澱，文獻館藏甚為豐富。據筆者搜集的資料，初步統計上述圖書館共藏有近八萬冊古今文獻。當中佔大部分的18-19世紀文獻仍保存完好，惟17世紀以遠的文獻已寥若晨星。目前所見的最早期文獻為1578及1602年出版的西方古籍，雖然當中一部份尚無編目，並已塵封數百年嚴重破損亟待修補，然而對於研究澳門問題及文獻學的學者來說，這些文獻的重要性當不容忽視。現僅結合天主教活動所涵蓋的主要範疇，筆者試將所搜集的上述圖書館有關館藏文獻資源進行分析，初步整理出表1所示的館藏情況，並加以勾稽製作各主題文獻的比例圖表（圖一）。

表1：澳門天主教活動產生文獻資源統計

文獻主題	類型	%	五館合共 總冊數
全總數	合共	100.00	77,134
	外文	66.62	51,387
	中文	33.38	25,747
宗教	總數	39.62	30,563
	外文	28.43	21,930
	中文	11.19	8,633
西方學術	總數	6.27	4,840
	外文	3.97	3,062
	中文	2.31	1,778
中國文化	總數	15.96	12,310
	外文	4.14	3,197
	中文	11.81	9,113
工具書	總數	6.58	5,078
	外文	5.67	4,376
	中文	0.91	702
其他	總數	31.56	24,343
	外文	24.40	18,822
	中文	7.16	5,521
期刊	總數		427

從這些館藏我們可探索文獻資源與天主教發展的歷史關係。由縱剖面分析，文獻資源的產生和發展皆基於特定的社會活動、客觀條件和各種需求而產生。由明末利瑪竇入華至今，天主教在澳門以至中國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始創期、禁教期、復甦及發展期三個階段，相關的文獻資源也因這幾個時期而受影響，其整體發展與天主教在東方發展的每個興衰時段關係密切。另外，從橫斷面探討天主教有關文獻資源產生和發展之脈絡，主要包括幾個方面：1) 傳教士東來傳教建立了宗教文獻資源；2) 他們以西方的科技文明作為打開中國大門之工具，產生了西方學術著作；3) 為了融入中國社會，神職人員努力學習中國文化，產生了他們著述或使用的有關中國文化的典籍及中國語言學等藏書；4) 他們在澳門受訓學習，形成了特有的參考書及教科書館藏；5) 在從事其它相應之事務同時，留下了檔案、照片等重要資料。文獻資源的積累就在縱橫交錯的歷史

背景下得以產生，亦由此成為歷史遺產的重要部分。這也使我們可據此為脈絡去探討這些文獻資源的產生與天主教在澳門四百多年來發展的關係。

三、宗教文獻是傳教的主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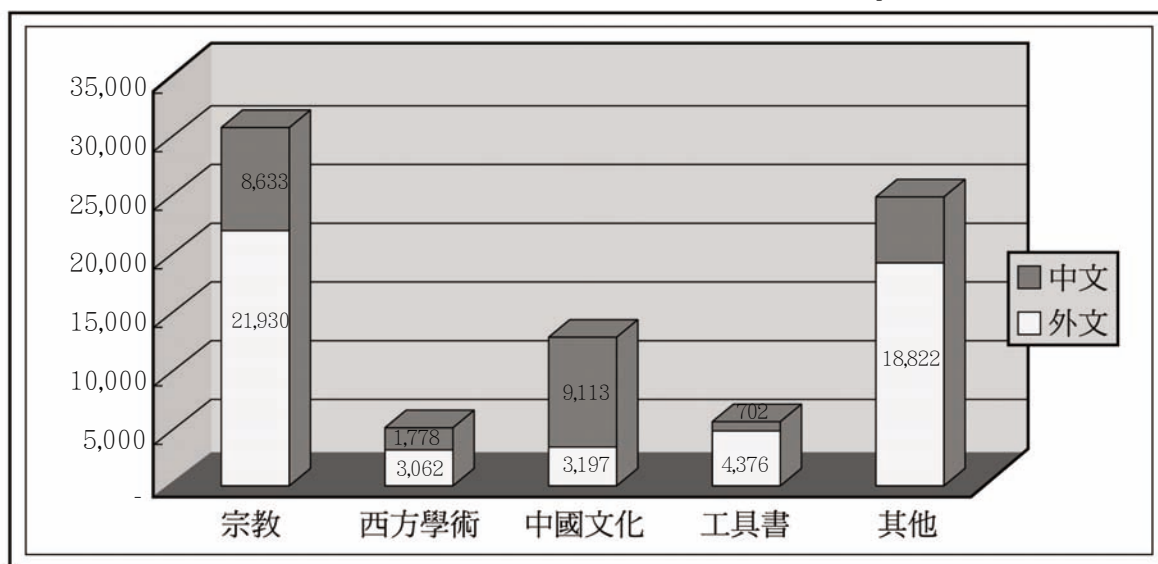
文獻資源的產生往往是源自某一特定的社會背景、團體或個人的特定目的或行為。傳教士遠征遠東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傳教，利用文獻作為傳播精神信息是為達成其目的之重要工具。而澳門這個港城從16世紀開埠之初，便成為天主教向中國內地派遣傳教士的基地。同時，當康熙、雍正禁教時，澳門又成為中國遣返傳教士的地方，因而在澳門累積了一批宗教文獻。它們主要以拉丁文、葡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歐洲語言為主，而且以古文居多，近代和現代的文獻則兼具不少中文文獻。在有關館藏中關於宗教教義的文獻約共30,000冊，佔天主教宗教活動所產生的文獻資源39.6%（表1），接近四成。從圖一更清楚看到，宗教文獻所佔比數最高。無庸置疑，宗教文獻是他們的主要館藏，這是他們刻意經營的結果。據筆者瞭解，其中約8,000冊是18-19世紀的出版物。宗教文獻內容主要涉及聖經學、教義、神修、禮儀、教會法律、神學、天主教信仰解釋、宗教歷史、彌撒程序、聖人傳記等。這些文獻主要供修道者進修神學和進行傳教活動之用，包括有西文、中文書籍及期刊。

1) 西文宗教文獻

據說澳門所收集和保存的西文天主教宗教古籍是亞洲最豐富的⁽⁷⁾，當中有關教禮的書籍相對地豐富。例如1740年出版的*Thesaurus Sacrorum Rituum*（《聖教規條總覽》——筆者譯）這一文獻，以拉丁文撰寫，作者為Gavanto，出版地為威尼斯，書中詳解有關彌撒、禮儀形式及正統宗教各種形式的聖儀（圖二）。

天主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動之一是禮拜儀式，教會對祈禱的內容、方式都有所規範。例如：西班牙1880年出版的*De la Oración y Consideración I-II*（《祈禱之規條》——筆者譯），1864年出版的*Tesoro del Sacerdote*（《神職人員的寶庫》——筆者譯），又或是於1796年出版的葡文文獻*Meditações dos Atributos Divinos*（《神聖幽靈的冥想》——筆者譯）（共有三冊）等等，都是有關禮拜的文獻。

現時筆者在有關圖書館搜集到最早期的天主教古籍是有關大公會議的文獻*Vera Concilii Tridentini Historia*（《大公會議歷史實錄》——筆者譯）（圖三a、b），於1670年出版，以古拉丁文撰寫（全套共三冊，每冊約900頁，保存完整）。所謂大公會議，是指世界各地主教集合商議各地教會事務的會議。該書由 P. Joanne Baptista Giattino 編輯，出版



〔圖一〕天主教活動產生文獻資源比較圖

THESAURUS SACRORUM RITUUM AB ADM. REV. PATRE D. BARTHOLOMÆO GAVANTO

Congregationis Clericorum Regularium S. Pauli
Sacrae Rituum Congregationis Consultore
Causa conciliatus, & saepius editus;

NUNC PRIMO CORRECTIOR, ET LOCUPLETIOR
cum novis Observationibus, & Additionibus

P. D. CAJETANI MARIE MERATI

Clerici Regularis, episcopi Sacra Rituum Congregationis
Consultore, in lucem prodit.

TOMUS PRIMUS

CONTINENS MISSALIA, ET COMMUNICANTIA

IN SUBRIGIAS MISSALIS

CUM INDICIBUS SECRETORUM, ET ALIIS
Variis Rituum Notis, et Observationibus



VENETIIS, MDCCXL.

Ex Typographia Balleaniana.

SUPERIORUM PERMISSU, AC PRIVILEGIIS,

〔圖二〕1740年出版的 *Thesaurus Sacrorum Rituum*

HISTORIAE CONCILII TRIDENTINI LIBER DECIMVSSEPTIMVS. ARGVMENTVM.



NOVA contentio de mansione. Archiepiscopus
Lancianensis ad Pontificem missus à Legatis;
eiusque mandata. Gravissimum petitionum
volumen missum à Cesare ad suos Oratores,
Concilio deferendum; & executio rescripta,
ipso demum Legati operâ consentiente. Studia
à Vicecomite Tridenti impensa, & nunquā ab eo Romam scripti de
rerum statu. Mantuanus à Pontifice postulat abstinendi veniam.
Repulsa. literata postulat. Officia Caesaris de is discedat. Illi
à Pontifice satisfactum. Banarius Orator exprobat. Mutua contesta-
tione de prerogativa inter ipsum & Venerum. Quae idem peti-
tur à Concilio. Difficultas ac dilatio de arcibus supra Calicis con-
cessione. Dissensiones Patrum de dogmatibus quae minores Theolo-
gos comprobarant. Reditus Lancianensis, & sensus Pontificis ab
eo relati. Pontificis litterae, quibus responsum redditur iis Epi-
scopis, qui communis epistolâ purgauerant Romae criminationes
sibi illatas. Mandata Vicecomiti tradita; eiusque studia ad con-
ciliandos inter se Mantuanum & Simonettam. Correctiones mo-
rum agitata, ac statuta. Suae animadversiones super his per-
pense. Decreta & Canones Fidei stabiliti, ac varia Patrum dispu-
tationes de viroque argumento. Nova rationes huius obiectae à Sal-
merone.

Pars III.

A

〔圖三b〕1670年在比利時出版的天主教古籍
Vera Concilii Tridentini Historia

VERA CONCILII TRIDENTINI HISTORIA,

Contra falsam Petri Suavis Polani narratio-
nem, scripta & asserta à P. SPORTIA PAL-
LAVICINO, Societatis IESV, postea
S. R. E. Cardinale Presbytero.

Primum Italico idiomate in lucem edita; deinde ab ipse
Auctore aucta & recensita; ac Latine reddita à
P. IOANNE BAPTISTA GIATTINO, Panor-
mitano; eiusdem Societatis IESV Sacerdote.

PARS TERTIA.



ANTVERPIÆ,
EX OFFICINA PLANTINIANA
BALTHASARIS MORETI.
M. DC. LXX.

〔圖三a〕1670年在比利時出版的天主教古籍 *Vera Concilii Tridentini Historia*

地為Antverpiae，即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省（Antwerp），文獻內容涉及大公會議的歷史及教務條文，編有歷代大公會議的記錄，其中有關各地教會的教條、教規及教義等重要議程記錄，用作各地教區活動的指引，是具有權威性的天主教重要文獻。此套文獻雖然破損，但字跡仍清晰可辨，現保存於聖若瑟修院的圖書館內，已經歷了三百多年的歲月，具有相當珍貴的天主教史研究價值。由此亦可見當時身在澳門的傳教士時刻關注整個世界天主教發展動向的情形。

文獻傳播是社會信息傳播的一種方式，無論其傳播結構的各個因素如何定位，他們都與社會結構融為一體。與此相適應，文獻傳播充分滿足了社會的各種特殊和一般的需要。⁽⁸⁾天主教豐富的古籍正好反映了當時對文獻傳播、需要、利用之社會現象。在澳門現存的天主教文獻中，有關神學、聖經學的文獻不勝枚舉，18世紀的出版為數最多，如1770年出版的 *Commentarius Literalis in Omnes Libro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 Tomus III*。（《聖人遺囑評論》——筆者譯）作者是 R.P. D. Augustino Calmet，它便是神職人員的參考書之一。另外，一套傳播天主教的宗教叢書 *Novo Mensageiro do Coração de Jesus (1882-1908)*（《耶穌基督的新使者》——筆者譯），以及 *Mensageiro do Coração de Jesus (1918-1965)*（《耶穌基督的使者》——筆者譯），皆在葡國出版，內容有關天主教宣傳奉行對主的忠貞和有關耶穌聖蹟的故事。

此外，從一些早期文獻的載體中，可以看到傳教士的學習教學方式。由於早期教學設備簡陋，他們便利用自然條件，以玻璃這種原始材料將圖片夾住，再用燈光使之投影（圖四a、b）。現存於聖若瑟修院的此類舊式玻璃圖片約有300片，主要內容為宗教題材。這些也成為可利用來追溯傳教活動的重要參考資料。

2) 中文宗教文獻

要在中國這泱泱大國傳播擴張天主教勢力，傳教士必須以中文文獻來傳遞有關訊息。我們已知有

近9,000冊有關宗教中文的文獻，佔總藏量的11.19%（表1）。較為特別的典藏是一些翻譯文獻，例如傳教士利類思（P. Ludovico Buglio）、安文思（P. Gabriel de Magalhães）意譯的《超性學要》（原名 *Summa Theologica*）全套，為聖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原著，清順治十一年初版，耶穌會會士利賴恩譯義，會士金彌格、郭納爵、安文思審訂，值會郭納爵准刊，民國十九年秋再版。全套共分為總目、論天主降生、論三位一體、論萬物原始、論天神、論形物之造、論靈魂肉身、論宰治、論復活等等，每卷均有序，前兩冊為目錄，每論皆有凡例。這是有關神學、禮教、聖經的條文、規條以及詳盡解釋聖經學說的文獻。又如1873出版的《永福天衢》，亦是一套較為完整的中文天主教文獻，由聖方濟各會修士利安定神父著。此書亦有凡例及序，主要是闡述道理、主張篤信耶穌、提倡立善好德之倫理想，而其餘大部分是近代和現代出版的文獻，都以聖經、說教及講道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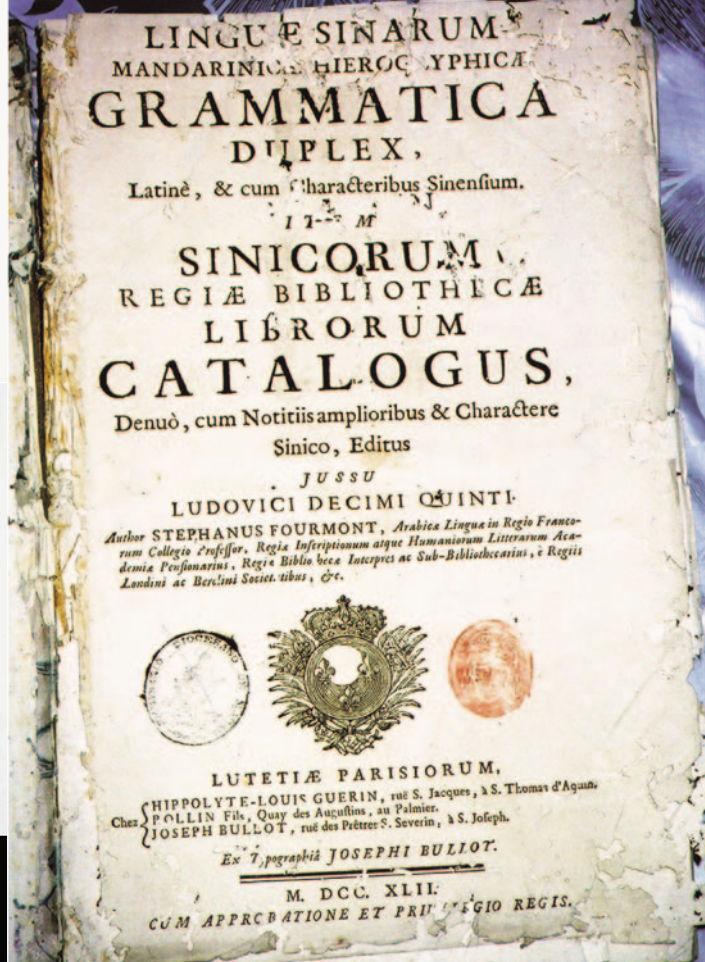
3) 甚為豐富的宗教期刊

天主教東來傳教是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有計劃地從事宗教文化傳播活動，因此他們也在澳門出版期刊宣傳其宗教精神。澳門出版的天主教期刊保存得很完整。例如：*Boletim Eclesiástico*（《澳門教區月刊全集》，1903年至1992年停刊），出版者為澳門教區主教；《澳門晨曦月刊全集》（1955年至1959年停刊）；《澳門晨曦週刊全集》（1978年起至今）；“Rally Magazine”（《星加坡澳門區聖堂團結月刊全集》1948年至1989年停刊）。這些期刊描述澳門教區活動的情況，有的出版了近九十年，內容詳盡，有詩歌、散文，介紹澳門教徒禮拜的情況和教區活動等，亦列出一些教會開支的賬目及教區活動狀況。這些資料可以作為研究20世紀澳門及鄰近地區天主教活動及其關係的重要參考文獻。

另外一些保存較好的外地出版的宗教期刊有：*Acta Apostolicae Sedis*（梵蒂岡出版的《教會憲報》，20世紀全套）；《香港掌故月刊全集》（1971年至1977年停刊）；《香港神恩雙月刊全集》（1989年起迄今）；《台灣神學論集全集》



▲左上(上)〔圖四a〕傳教士上課用的內容以宗教為主的玻璃投影片
 ►左上(下)〔圖四b〕傳教士上課用的內容以科學知識為主的玻璃投影片
 右上〔圖五a〕1742年出版的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封面
 ▼〔圖五b〕全上書之內頁之一



(1969年起迄今)；《台灣鐸聲月刊全集》(1955年起迄今)《台灣見證月刊》(1965年起迄今)。(9)還有葡萄牙出版的月刊全集，如*Lumen*、*Brotéria*等等。《教育叢刊》也是20世紀初的刊物，主要語言是英、意、法文，以刊發文章形式出版，內容以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情況為主，當中不少涉及天主教40年代在國內活動的情況。例如，1945-1946跨年刊第18卷第7/2號一期中，作者Juan Pablo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為“Why a Catholic Apologetical Associelio? – Services LT Should Render to every Missionary”，文章描寫當時在中國北平擴大教會事務的工作情況。

另外，有關神修、人倫關係、神學資料、禮教等方面的說教式雜誌：《傳教學誌》、《中國天主教文化雜誌》、《鐸聲》、《天主教神職雜誌》、*Apostolicum: Periodicum Pastorale et Asceticum Pro Missionis* 等等。

數百年以來積存的宗教文獻資源，明顯地反映傳教士鍥而不捨的傳教精神以及他們想打開中國大門的決心。他們身為上主的信徒及為上帝服務拯救世道人心的教士，在行動上義不容辭，正因為如此，得以在澳門留下了一批為數可觀的天主教宗教文獻資源。

四、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以及有關文獻資源

傳教士要打開中國的門戶，就須對中國傳統倫理思想進行深入瞭解進而融入中國社會。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中國傳教的成功與其“入鄉隨俗”和走上層路線的傳教策略不無關係。1542年，聖方濟各沙勿略由果阿去馬六甲，後到日本傳教。當他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時，他認為要在日本傳教就要先去感化中國人，因為中國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因此，他立志要打開中國的大門，就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到中國傳教的計劃。雖然他想盡辦法仍未能進入廣州傳教，但他為天主教其後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故此後來天主教士稱他為“遠東開教之元勳”。正是本夙他那“感化”中國人的理念，傳教士努力學習各方面知識，其中學習中國文化便是為在中國順利展開傳教活動而進行的。

由於傳教士掌握了漢語有利於傳教，而中國官方亦感到耶穌會士懂得漢語後他們的自然科學知識可以為朝廷所利用，故於清康熙年間，朝廷規定凡不會中國語言之入華傳教士“教他在澳門學中國話語”，乾隆時更規定他們“剃髮易服，赴廣東澳門天主堂，居住兩年餘……習知中國語言”(10)。這樣一來，澳門便成了傳教士學習中文的必居之地。這也是有關文獻資源產生的主要成因。在筆者調查的圖書館中，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獻約有12,000多冊，佔15.96%。(圖一)包括中國語言和中國地方風俗等方面的資料。雖然早期(16-17世紀)的這方面文獻已由於種種原因而流失，但我們可以從尚存的大部分18-20世紀初的文獻館藏狀態瞭解他們貫徹始終立志要打開中國大門的精神及他們的科學的學習方式。

1) 學習官話及中國各地方言

首先，他們要學習中國的官方語言——官話。歐洲來的傳教士大都懂拉丁文，他們為了研讀中國的古典經籍和學習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以拉丁文編寫了中國語言文法書籍和辭典，寄回歐洲出版，為歐洲各國學者學習中國文化提供方便。例如於1742年出版的*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拉丁語授官話》——筆者譯)(圖五a、b、c)，作者是Stephanus Fourmont，出版者是 Hippolyte-Louis Guerin，出版地為巴黎，便是以拉丁文為主要語言教授如何閱讀和書寫官話的文獻。圖中可清晰看見中文字、拉丁文釋義以及拉丁文注音的官話讀音，充分體現他們對中文學習的熱忱，亦可見早期中文在歐洲流通的重要性。筆者拍下該書的書名頁及部分內文供讀者欣賞。

另外，為融入各地文化，他們也學習各地方言，將廣東白話、上海方言等以外文譯音對照。廣東是洋人進入中國的門戶，雖然在乾隆閉關自守期間，基本上禁止外國人進入，但廣州仍是北京以外唯一允許西洋傳教士居留的地方，直到當時的廣東巡撫接到皇帝訓斥的諭旨後，才採取驅逐行動。因此可以說廣州是入華傳教士的最後一道防線，亦是他們活動較頻密的地區，因而他們也努力學習粵語作為不可或缺的溝通工具。現時館藏的此類文獻亦

以學廣東話為多。例如：*Selected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精選廣東方言短語》——筆者譯）第七版，由克爾（J.G. Kerr）博士撰寫，出版機構為Kelly & Walsh 有限公司，於1889年由香港、上海、橫濱、新加坡四地聯合出版。該書的序由作者本人在廣州撰寫，全書內容圍繞日常生活常用詞的粵語加英文注音及英文解釋對照，舉例如下：

英文解釋	粵音詞句	英文注音（粵語讀音）
Pour it full	斟滿佢	Chum Mum K'u
Eaten Sufficient	吃飽咯	Yak Pau Lok
What are you doing now?	你而家做乜野？	Nei I Ka Tso Mat Ye

這些非常親切和地道的通俗粵語在澳門及廣東等地是溝通的最好工具。作者細膩地掌握了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方言特色，所用的詞句中，充份表現傳教士希望融入當地文化的滿腔熱忱及嚴謹態度。

另外，上海也是他們當時向中國傳教的重要城市之一，故此學習上海話的文獻亦不少。例如：以法文教授上海方言的文獻*Leçons sur le Dialecte de Shanghai*（《上海方言學習課本》——筆者譯），當中從單詞到句子，以法文注音對照加上以法文註解。例如：

單詞	解義	譯音	上海話
1ère personne	Mon, le mien	'ngou-ke'	我個
2ème personne	Ton, le tien, le vôtre	nong'-ke'	儂個
3ème personne	Son, sa, le sien	i-ke'	伊個

〔註〕我個：即我的；儂個：即你的；伊個：即他的。

由於澳門是致力培養入華傳教士的基地，較正統的中國語言教科書成為不可或缺的文獻之一。當中更不泛在澳門出版的語文教科書，*Bússola do Dialecto Cantonense*（《教話指南》）便是一個例子。它由著名土生葡人翻譯官Pedro Nolasco da Silva 編著，澳門現存有七冊，1906-1922年間出版，主要是歐洲語言對照中文粵音字並佐以拼音輔助學習的教科書（該書的中英文版同期在廣州出版）。又例如：1956年在澳門以西班牙文出版的*El Lenguaje Chino Moderno*（《現代中國語文》——筆者譯）由Emiliano Martin, S. J. 撰寫，以教授中國歷史文化的方式學習中文（圖六a、b），皆為澳門文獻出版

史留下重要的印記。

另外，於1938年在上海出版的*Kuo yo Primer: Progressiv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英華合璧》，也是中文語言教科書之一，由馬修士（R.H. Mathews）編著，以授國語為主；又如1931出版的*Introducción al Lenguaje Hablado Chino*（《中文會話基礎》——筆者譯），天津崇德堂於1938年出版的*Introduction to Spoken Chinese - Sermo Sinicas Vulgaris*（《中文閱讀基礎》——筆者譯）以西班牙語注音教授中文等等，這類文獻不計其數，都是為歐洲傳教士學習中文打好基礎而出版的教科書。

不管怎樣，傳教士們歷盡艱辛來到東方，踏上澳門這塊寶地，在這裡勤習中文，作為進入中國腹地的準備。當他們掌握了一些基本語言技巧後，更需要掌握真正利於傳教的中文知識向中國人傳教。例如*Examen de Conscience: Cantonais-Français à l'usage des Nouveaux Missionnaires*（《自我檢討：年輕信徒的粵語-法語練習》——筆者譯），1918年香港出版，廣州話和法文對照，並附以法文拼讀粵音注音，例如：

Kó ³ kái ² , pán shíng ³ koug ¹ 告 解，辦 聖 工 Se confesser K'ao ¹ shan ¹ fou ³ kong ³ fouk ⁴ ngo ² tsoi ³ yan ¹ kó ³ kai ² 求 神 父 降 福 我 罪 人 告 解 Je viens confesser et prie le Père de me bénir, à moi pêcheur

有些文獻更是全篇文章用中文粵音並佐以英文對音，以便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教時拼讀之用。

傳教士們學習中國語言的誠意，對傳教絕對堅持的精神，從所蒐集的這些文獻中可見其刻苦與努力，這正是他們成功之所在。雖然經歷過穿州過省的艱難歲月，他們仍能堅持不懈地為傳教而努力至今，其堅守不渝的苦心精神可見一斑（圖七、八、九）。

2) 研究中國文化

傳教士如利瑪竇和羅明堅等成為最早深刻瞭解大明王朝的外國人，有別於他們的前人無論是傳教士或商人，因為他們精通中國語言，故能經常往來於達官

- Mó yé (tsó), m hó hui kaai
冇野(做)唔好去街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out purpose) one must not go out.
5. Nēi kiu k'ui, k'ui tsau lai
你叫佢佢就嚟
You call him (and) he will come.
- Ngoh hui kaai, tsau faan lai
我去街就番嚟
I am going out and will be back soon.
6. Nēi t'ung k'ui hui hó m hó
你同佢去好唔好
Will you go with him?
- T'ung ngoh m'ai ti yé
同我買嘅野
Buy something for me.
- Ni ti m t'ung kóh ti
呢的唔同箇的
These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7. Nēi yau yé tsó, m hui tak
你有野做唔去得
(Since) you have work to do, you can't go.
- Ngoh mó ts'in, m'hi tak
我有錢未去得
I have no money (and so) I can't go yet.
8. Ni ti kiu tsó mat yé ne
呢的叫做乜野呢
What are these (or is this) called?
- Kiu k'ui lai kin ngoh
叫佢嚟見我
Tell him to come and see me.

Conversation:

1. K'ui hui pin shue
佢去邊處
Where is he going?
- K'ui hui kaai
佢去街
He is going out.

Hui kaai tsó mat yé ne
去街做乜野呢
What is he going out for?

Kiu k'ui m hó hui
叫佢唔好去
Tell him not to go.

Tsó mat m lai ne
做乜唔嚟呢
Why is he not coming?

Hó K'ui m lai, ngoh m yiu k'ui tsó.
好佢嚟我唔要佢做
All right. (If) he is not coming, I will not require his services (employ him) any more. (Note 2)

Mó mat yé
冇乜野
Nothing in particular.

Kiu k'ui lai kin ngoh.
叫佢嚟見我
Tell him to come and see me.

Ngoh kiu k'ui, k'ui m lai
我叫佢佢唔嚟
I told him (but) he won't come.

M'chi lók
唔知咯
I don't know.

Yau hó toh yé yiu k'ui tsó.
有好多野要佢做

Mó k'ui m tak.
有佢唔得
There is much (that) requires his services. It can't be done without him. (The emphatic form of 'must have him'.)

M'hai m tak (Note 2) K'ui m tsó, yiu yau tsó.
唔係唔得 佢唔做有人做
It is not impossible. (If) he won't work, there are others who will (work).

[圖七]

▼ [圖八] Canfonese for Eusryone

The Eighth Exercise—(Conversation.)

- 1 Did you say some people tell lies?
Nei, wa, yau, yan, kong² taai, wa, hai, m, hai, ni?
你話有人講大話係唔係?
- 2 Yes, I said some people tell lies.
Hai, ngoh, wa, yau, yan, kong² taai, wa,
係, 我話有人講大話.
- 3 Have you heard people tell lies?
Nei, yau, t'eng¹ yan, kong² taai, wa, m, ni?
你有聽人講大話有呢.
- 4 Yes, I have heard people tell lies.
Yau, ngoh, yau, t'eng¹ yan, kong² taai, wa,
有, 我有聽人講大話.
- 5 When did you hear him speak (lies).
Nei, kei² shi, t'eng¹ k'ui, kong².
你幾時聽佢講
- 6 I hear people talk (lies) every day.
Ngoh, yat, yat, to' t'eng¹ yan, kong².
我日日都聽人講.
- 7 Are there so many people who tell lies?
Yau, kom³ toh¹ yan, kong² taai, wa, hai, m, hai, ni?
有咁多人講大話, 係唔係呢.
- 8 Yes, everyone tells lies, in a moment one may do it.
Hai, van, van, yau, kong², yat¹ chao, tsan, kong².
係人人有講, 一陣就講.
- 9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heard some one say so.
Ts'in, vat, ngoh, to' t'eng¹ yan, kom² kong².
前日我都聽人咁講.
- 10 Everyone knows that.
Koh² ti¹ yan, yan, to' chi¹.
个啲人人都知.

THE NINTH LESSON

第九課—Tai, kau² foh³

- 1 俾 Pei²—Give, allow.
- 2 水 Shui²—Water.
- 3 火 Foh²—Fire.
- 4 耐 Noi²—Long time, patience.
- 5 柴 Ch'ai¹—Wood, firewood.
- 6 出 Ch'ut⁴—Out, go out.
- 7 入 Yap¹—Enter, in.
- 8 半 Poon³—Half.
- 9 年 Nin¹—Year.
- 10 等 Tang²—Wait, a class or type.
- 1 俾啲茶我飲. Pei² ti¹ ch'á, ngoh, yam².
- 2 飲水好唔好. Yam² shui² hó² m, hó² ní?
飲水係好, 飲火水唔好. Yam² shui² hó², hó², yam² foh² shui² m, hó².
- 3 我聽人講好耐. Ngoh, t'eng¹ yan, long² hó² noi.
- 4 多人用火柴. Toh¹ yan, tang² foh² ch'ai.
- 5 有人出街行有呢. Yan, ch'ut⁴ kai¹ haang, m, ní?
- 6 有好多入出入入. Yau, hó² toh¹ yan, ch'ut⁴ ch'ut⁴ yap, yap.
- 7 有人打半日工. Yau, yan, ta¹ poon³ yat, kung¹.
- 8 我做工幾年咁耐. Ngoh, tso, kung¹ kei² nin¹ kom² noi.
- 9 我等上工一年咁耐. Ngoh, tang² sheng² kung¹ yat¹ nin¹ kom² noi.
- 1 Give me some tea to drink.
- 2 Is it good to drink water?
- 3 Water is good to drink, kerosene is not.
- 4 I heard people say it long ago.
- 5 Many people use matches.
- 6 Have any people gone for a walk (in the street)?
- 7 Yes, many people are going in and out.
- 8 Some people work for half the day.
- 9 I have worked for some years.
- 10 I have waited for work for a year.

貴人之間以及周遊各地。事實上不少留華多年的傳教士，都深通中國語言文字，不但能說會寫，而且竟能讀懂中國古書。因此遂有在華傳教士成為中國文化的研究者，著譯了許多報告專書。⁽¹¹⁾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了利於他們傳教活動外，更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的思想及傳統習俗，引起歐洲知識界的極大興趣。這些都可以從文獻資源中反映出來，例如由Fernando Bortone 用意大利文編寫的*Padre Matteo Ricci Saggio d'Occidente: Un Grande Italiano Nella Cina Impenetrabile 1552-1610*（《利瑪竇神父看東方：一位偉大的意大利人在中華帝國，1552-1610》——筆者譯），促述了利瑪竇這位意大利神父於1552-1610年間在中國的情況，書中表達了對中國帝制、漢字、易經、佛教發展、建築、傳統習俗、孔子、風物誌、民間玩意等的濃厚興趣，甚至對中國人過節的裝飾物等等都進行了研究，對中國文化的熱忱表露無遺。

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o）主張，在中國要打開進路，唯一的辦法是改進傳教方式，必須熟悉中國禮儀和風俗民情才有打開局面的可能。在這種意識影響下，歐洲來華的傳教士都努力鑽研中國文化。正如他們館藏的一套*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中國民間信仰研究》——筆者譯）（圖十a、b、c），便能反映他們對中國文化深入研究的態度。這套叢書在上海出版，我們發現尚存八套，以法文撰寫，非常詳盡地以民間傳說之故事形式闡述了中國數千年文化、風俗、歷史、帝王、宗教迷信、醫學等等的情況。書中甚至有講解何為“白衣大士送子觀音”，對《封神演義》故事如“戴禮狗精”、“哪吒、楊戩等傳說亦作詳細描述。

傳教士們也探討關於中國學術的知識，如*China Journal: Science, Art, Literature - Travel, Shooting, Fishing*（《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科學、藝術、文學、旅遊、射擊、捕魚》）也成為傳教士收藏的文獻。

事實上，中國儒家思想學說傳入西方之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應，受到一些哲學家 and 啟蒙思想家的

歡迎。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沃爾夫（1679-1754）、法國經濟學家魁奈（1694-1774）、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都贊揚中國的哲學與文化。⁽¹²⁾他們被稱為“儒化”教徒之說在館藏的以下文獻就是例證之一。例如，《諸子集成》（蔡元培題詞），共八冊齊全，1935年國學整理社出版，此套書曾傳到上海耶穌會，（*Jésuites de Shanghai*），又傳到臺灣天主教耶穌會圖書館，最後則流回澳門耶穌會屬下的利氏學社，它們的“經歷”足以反映傳教士們的滄桑往事。中國經書也是教會學校的必修課程，從《三字經》唸起，一般都要讀《四書》，讓學生掌握讀寫漢文的能力。因此，傳教士不斷收集中國文學著作。有一批由肇慶天主教圖書館遷來澳門的中國文化典籍包括《詩韻集成》（咸豐四年新編）、羊城古經閣藏版、上海錦章圖書局出版的《新式標點·四書白話注解·中庸》、廣州城內學院前博文圖書局藏版《機器易經讀本》（三冊）、《翰文堂春秋離句讀本》、1931年由吳敬恆署商務發行的《說文解字詁林》和《說文解字詁林補遺》一至六十六卷（完整版本）等等，不勝枚舉。

傳教士的漢學研究成果影響至今。1999年，法國及臺北利氏學社編纂了《漢法綜合字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 de La Langue Chinoise*）、《利氏漢法大字典》（*Dictionnaire Ricci de Caractères Chinois*）等，猶致力於宏揚漢學及中國文化。

文獻在傳播的過程是人類進行知識、信息分享的中介媒體。澳門所存的這些文獻資源充分顯示了傳教士們對中國文化的情意結，他們的教理和教義被當時中國的一整套文化知識和觀念同化了，為了傳教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在傳播人文信息和知識的基礎上，經過長年累月的不斷社會化、系統化、市場供求變遷和發展中得以累積起來，文獻資源就是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五、西方學術文獻為傳教士打開中國之門

自古人們就有了對知識追求的需要，利用文獻作為傳播知識、交流思想和傳播精神信息的工具，

資訊及知識的交流是促成文獻形成的因素。利瑪竇1582年抵達澳門時，便開始學習中文，同年他隨羅明堅到了大陸的肇慶傳教，結果很快被逐出。他們回到澳門後開始明白，要在中國傳教，必須贏得人心，特別是上層人士的認同和尊重。因此，除了懂中文和中國文化外，要有效打開中國之門，他們更須以歐洲的知識與學術成就作為工具。

由於澳門祇是他們的基地，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那些西方學術著作也成為他們在中國立足的“本錢”，故大部分經由澳門帶到中國，留存在澳門的不多，主要為教學之用。從表1和圖一中我們看到有關西方學術文獻最少，祇有4,000餘冊，佔總數的6.27%。

事實上，自1641年以後，澳門教區取代了馬六甲教區，成為天主教在東亞及中南半島的傳教中心，天主教在澳門辦醫館及學校等，需要培訓各種人才，使其發揮所長，以從事各項社會活動。仍保留在澳門的西方學術文獻就是當時培訓人才所用，當中有醫學、地圖冊、西方文學、百科全書等。

有關醫學文獻有：上海土山灣圖書館印行的《小兒科》，介紹西藥之效用撮要，梁衛遺記錄六十多種西藥的效用。而較具特色和保存良好的一套醫學期刊辭典 *A Mulher Médica na Família: Encyclopaedia de Hygiene e Medicina Prática*（《婦女家庭醫生》——筆者譯）由第120期至第159期，其特別之處是它以期刊及辭典形式出版，以葡文解義，以字母順序排列，內容是一些醫學名詞的解釋以及日常的醫學知識，主要是有關家庭保健、生理衛生等方面的知識。

儘管傳教士東來的目的是傳教，但客觀上拉開了二次西學東漸的序幕，使清乾嘉時期一度中斷了的中西文獻交流活動又重新發展起來，從而使他們在中西文獻交流史上有了一席之地。⁽¹³⁾他們向中國介紹西方的國情，開闊中國人的視野。葡萄牙出版的 *Archivo Pittoresco: Semanario Ilustrado*（《色彩繽紛的紀錄》——筆者譯）便是一套介紹葡萄牙國情的文獻，由1857至1868年以葡文撰寫。書中附有風景圖畫，以文獻作為載體將西方社會的風土人

情和藝術帶到了東方。

據筆者搜集的資料及有關圖書館提供，到目前為止我們發現天主教活動為澳門所保存的西方古籍最早者是出版於1578年及1602年的拉丁文古文獻，它們現在皆保存在歷史悠久的聖若瑟修院圖書館內，得到院長李順宗神父支持，筆者將該兩冊珍貴文獻拍下供讀者分享。出版於1578年的古拉丁文文獻 *M. Tullii Ciceronis Orationes. Paulli Manutij commentarius*，作者為M. Tullii Ciceronis（圖十一 a、b、c），將有關Paulli Manutij在議會的演說進行注釋、評論，該書主要內容是有關羅馬帝國國會所涉及之國家政治經濟等社會事務。該古籍經歷了四百多年的歲月，損毀嚴重，然而其歷史文獻價值則不容置疑。

另外一冊是出版於1602年的 *Auctores Latinae Linguae*（《拉丁文之作者》——筆者譯）（圖十二 a、b），編者為Dionysius Gothofredus，出版地為S. Gervasii. 由Apud Haeredes Eustathius Vignon出版。該古籍主要研究拉丁語言及文學，是西方學術著作。其體例與現代文獻的分別之處是，此書不編頁碼，以欄目作識別之用，每版兩個欄目，全書共有201個欄目，其它則與一般現代文獻相似，正文前有目錄及序論，正文後附有索引，有關編目資料亦有詳錄。從圖中可看到印刷精緻的西方古典圖案，在書名頁下方有“China”的手寫字樣，相信此書是當時曾帶到中國內地使用後再流回澳門的。

利瑪竇認為：“到中國傳教，決不是強大的艦隊，聲勢浩大的軍隊，或是其它人類武力所能奏效的”，“傳教必是獲華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人心即〔既〕付，信仰必定隨之。”⁽¹⁴⁾從有關文獻資源中，充分顯示他們所採取的策略確實得以實行，並因此達到了目的。由此可見文獻交流傳播對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所起的促進作用。

六、18-19世紀的工具書、辭典及百科全書

宗教活動有關的文獻資源與其它文獻一樣，它的產生和發展並不是孤立進行的。在它漫長的發展道路上，很多的因素對其有影響，而且曾對它起過有力的推動作用。傳教士們向中國介紹西方學術及

(1) Cf. *Tu chuan sheng sheng pu kuan*, 泰山經國文卷 p. 11, 12.

玉女常懷
及第郎



K'oei-sing du haut des cieux protège le nouveau-né
Sur un char on voit le bonnet des académiciens.

▼(右)〔圖十一-a〕1578年出版的拉丁古文文獻 *M. Tullii Ciceronis Orationes. Paulli Manutij Commentarius.* 的封面

deux, chacune des feuilles correspond à un des deux sens du mot, et les deux sens sont opposés. On trouve ainsi les expressions ci-dessous qui ont le même sens, mais qui sont opposées à l'antique de la même façon. Mais de l'antique, on ne peut pas dire qu'il est moderne, dans un sensant, et moderne, dans un sensant.

Par exemple, un moderne est un antique, et un antique est un moderne. C'est la même chose, mais les deux sens sont opposés. C'est la même chose, mais les deux sens sont opposés. C'est la même chose, mais les deux sens sont opposés.

地司解穰真符



右符告下
右將軍年
宮太歲神王
身命運眼之二十
符命持與檢會信
本宮凶星惡煞行灾

聖象各體 五帝好生之德除解下
民脾胃之災自全擧解之後威星推
度於身躬吉曜臨於命位保扶甲
善益年齡 如告命風火驛傳
年歲次 月 日告下

祖師金鼎妙化執法申修真人
總轄萬神申天星主紫微北極大帝

Talisman pour un malade né l'année Tse, du Rat

M. TULLII
CICERONIS
ORATIONES
Paulli Manutij Commentarius.

AD. GREGORIVM. XIII
PONT. OPT. MAX.

Liberalium disciplinarum Maecenatem.

CVM, PRIVILEGIIS



V E N E T I A S . ∞ D LXXIIIX
Apud Aldum.

近世科學，希望讓中國人在承認西方科學先進性的同時也承認西方政治體制及各方面的優越性，所以，致力於向中國人傳播近代科學“甚至連康熙帝也聽他們的課”⁽¹⁵⁾。他們通過介紹西洋學術，在尊重中國風俗禮法的前提下，開展傳教的方法打開了局面，立穩了腳跟。因而，入華的傳教士一般都是很有學問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是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除利瑪竇外，如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陽瑪諾、湯若望、南懷仁、鄧玉函、艾儒略、金尼閣等等，他們將當時較為先進的西方科技，通過翻譯或講授介紹給中國，在天文、地理、數學、機械、測繪、繪畫以及建築等方面，帶來了使人耳目一新的科技知識。因此我們發現，教科書從小學生文庫到辭典至百科全書，是傳教士在澳門建立的重要館藏之一。從表1可看到，工具書、辭典及百科全書等約5,000冊，佔總藏量的6.58%。這些學術文獻的產生主要受影響於當時清政府對西方科技的推崇程度。中國政府對來華的傳教士所持的態度是：“防漸之術，當以輸入新智，充實為己事”⁽¹⁶⁾目的是要通過傳教士輸入西方科技。而傳教士之目的是要憑藉自己的西洋學術來傳經佈道。

事實上，在傳教活動所產生的文獻中，值得研究的工具書還有很多。調查所知，現存於澳門的最早期的辭典是出版於1751年的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Agriculture*（《通用農業辭典》——筆者譯）（圖十三a、b、c），在法國巴黎出版。此為法文辭典，以法文作注釋，是關於農業方面的知識。由於經過兩百多年的歲月，圖中可見該書的書名頁已破損嚴重，部分文字如“Dict”已損毀。

其它以期刊形式出版的辭典不少，保存較完整的有 *Diccionario Universal Illustrado: Linguistico e Encyclopedico*（《語言及百科通解辭典》——筆者譯），該套葡文期刊出版於葡國里斯本，保存由第1期至159期，內容主要是語言以及百科辭典（其中120-159期是上文提及的專門醫學辭典）。另外還有1904年的 *Portugal Dicionário Histórico*（《葡國歷史辭典》——筆者譯），是一套有關葡國歷史、地理、藝術、傳記等題材的期刊式辭典。另外，上述

的《婦女家庭醫生》（筆者譯）也是保存良好的辭典式期刊。

由於傳教士來自歐洲，故在澳門存有不少當時他們使用的歐洲語言辭典和歐洲歷史辭典。現存最早期的歐洲語言辭典是1778年出版的法文、意大利文辭典，*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ais-Italien Composé sur les Dictionnaires de l'Académie de France et de la Crusca*（《最新法文、意大利文辭典：綜合法國學術辭典》——筆者譯）（圖十四）第二版，在法國尼斯出版。當中收錄了豐富的科學及藝術詞句，對翻譯工作及閱讀人士皆非常實用，內附文章、地理等目錄。

按筆者所搜集的資料，相信其中現存於澳門最早的百科全書是1819年倫敦出版的藝術、科學和文學百科辭典，全套共存有40冊，附有版刻圖畫，書名為 *The Cyclopaedi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世界藝術、科學、文學百科辭典》——筆者譯）（圖十五），在倫敦出版。這一套非常珍貴的百科全書，是研究19世紀初世界歷史背景資料以及進行比較研究之珍貴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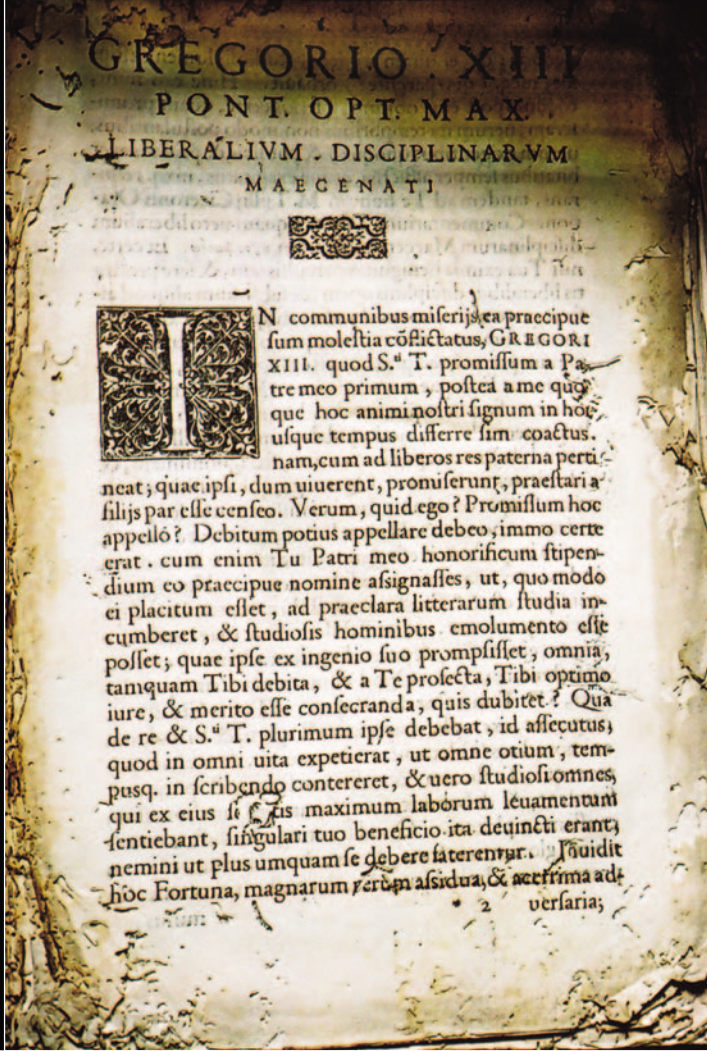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保存在聖若瑟修院圖書館的1833年在澳門 *Regia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出版的《漢洋合字彙/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此乃中葡字典，而且是在澳門出版的，其珍貴歷史價值不論對研究澳門文獻、澳門歷史、中葡文字、文獻版本等範疇的學者皆相當重要。筆者有機會接觸如此珍貴的澳門文獻，得以拍下照片與讀者分享此等重要的文化遺產（圖十六a、b、c、d），實感相當榮幸。

教科書方面，一套共存有205冊的《小學生文庫》，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出版的百科全書式的小學教科書仍保存良好，其題材很廣泛，包括有天文、史地、歌劇、農業等。當中甚至有圖書館學類，以生動手法介紹兒童圖書館的基本功能，如閱覽室、編目、流通等項目。

在澳門的這些豐富的西方學術文獻，它們本身具有珍貴歷史研究價值外，更反映了當時傳教士為進入中國所作的努力。事實上，西方宗教，作為西方文明的象徵之一，歷史上它曾兩次傳入中國，一



〔圖十一b、c〕1578年出版的拉丁文獻 *M. Tullii Ciceronis Orationes. Paulli Manutij Commentarius*. 書脊（左）及內頁（右）



〔圖十一c〕全上文獻之裡封



次在唐朝，另一次在元朝，均曾盛極一時，祇是產生純宗教的影響，並沒有帶來某種新的文明。當時中國封建文明的發展水平高於西方，所以它們未能在中國立定腳跟，很快便消聲匿跡了。然而，16世紀西方宗教第三次傳入中國時，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着文藝復興運動的展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科技的進步，思想活躍，觀念更新，使西方文明登上了一個新臺階，在世界上領先於古老的東方文明。⁽¹⁷⁾因此，他們以西方文明作為打開中國大門的手段，而西方學術文獻就成為重要的輔助工具。從文獻的內涵價值，可見文獻資源與社會發展的環境和需求是密切聯繫的。

七、檔案、相片具有歷史價值

自從1576年澳門教區轄區成立後，曾管轄於內地、朝鮮、日本、越南、老撾、暹羅、馬來西亞的天主教會。檔案、照片也是天主教文化活動的產物之一，它們將當時天主教活動的情況和重要事件如實反映出來。藏於主教府的澳門主教轄區檔案可追溯到1717年。其中內容包括大量原始記錄、每個屬下教會之間的公函、以至所有教徒的出身、洗禮、結婚及死亡等資料。由於早期澳門未設有正式領使，也沒有如現時身份證明的正規個人資料檔案，所以，這些資料當時被視為法律的依據，如財產繼承權的享有、婚姻的證明等等。另外，由於澳門自16世紀起即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亦是遠東的交通和交流的中心，因而吸納了其它地方的教徒將個人資料在澳門備案，以防其它偽造文件，故澳門主教府發出的資料得到其它地區的認可⁽¹⁸⁾，年深歲久，累積了一批相當數量的檔案，而且具有權威性，被澳門政府認可為官式檔案。（圖十七）

這些文獻井然有序地保管在澳門主教府的檔案部，成為人們追究歷史上在澳門登記受洗人士資料的參考工具，其潛在使用價值令澳門天主教活動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功效。1980年，澳門政府徵求教會意見，將這些檔案資料全部複印製作為微縮菲林存於澳門歷史檔案館及政府有關部門。澳門政府更頒佈法令，這些資料被確認為官方檔案，直至1985年前的檔案仍歸於此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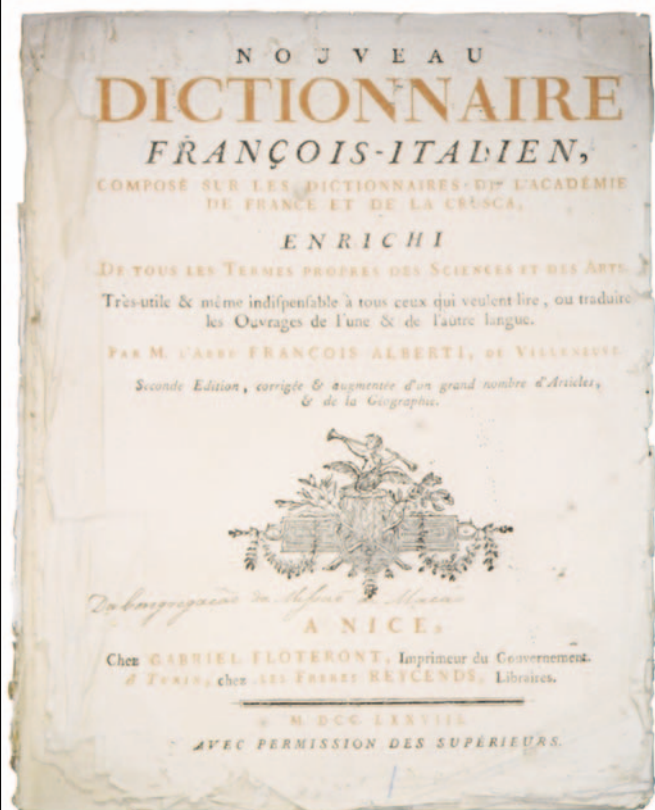
筆者在調查過程中亦發現一批約500張，20世紀初傳教士在澳門及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的珍貴相片，是極為重要的歷史資料，反映了天主教在澳門及內地的歷史片斷。例如，有1937年8月29日，“肇慶傳教姑娘暨中學女生避靜留影”，1932年4月8日由澳門商會值理同人向雅神父敬贈的“羅若瀚大主教回拜澳門商會各值理留影紀念”，攝於1948年5月6日的“中山石岐教友歡迎羅大主教蒞邑施行堅振留念”等等，這些珍貴相片若加以修補整理，加以注解出版成集，將是探求澳門天主教歷史資料的重要參考文獻。

總 結

天主教有目的、有系統地來華傳教，同時也展開了一系列的社會活動。他們的本意為擴張宗教勢力，為羅馬教廷效忠，也為歐洲有關國家的政治野心服務。教士白晉說過：“當初葡萄牙政治之所以要往中國派耶穌會教士，是想利用天主教的教化力以達成其政治上的野心，然而天主教也同樣想利用葡萄牙的政治勢力以完成其宗教勢力的擴張。”⁽¹⁹⁾無論如何，從他們的主觀意圖到客觀形勢的發展，都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澳門亦由此建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特色文獻資源。

總的來說，文獻資源的產生與文化活動息息相關，活動範圍越大，涵蓋內容越多，涉及面越複雜，文獻資源就越豐富。每個地區文獻資源的產生和發展與當地的政治、經濟、教育、歷史背景、國際地位等等社會因素有密切的關係，而文化祇是其中一點。事實上，由於澳門歷史上獨特的社會環境，文獻資源的含金量很高，當中可供研究的價值已成為國際共識，不少專門研究澳門的學者已紛紛提出要進行澳門文獻史料的研究。因此，我們應從多角度去研究澳門文獻資源產生的因素，更全面地透析其發展規律和評估其社會價值，作為規劃澳門文獻資源發展策略的基準之一，以滿足社會各界發展的需求。

筆者對於澳門天主教文化所產生的文獻資源及其發展模式的探討尚屬起步階段，錯漏不足之處敬



◀〔圖十四〕1778年出版的 *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ois-Italien Composé sur les Dictionnaires de l'Académie de France et de la Crusca*

中，尚未正式開放。感謝耶穌會院長呂碩基神父的支持及提供資料，讓筆者內進搜集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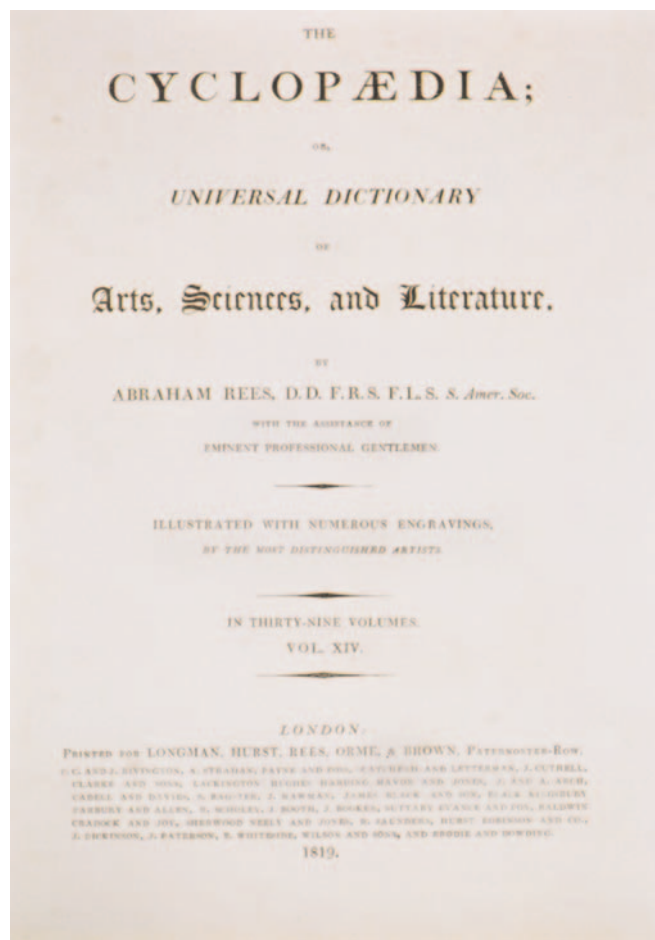
- (7) 專訪聖若瑟修院院長李順宗神父所提供的資料。
- (8) 北大周慶山博士學位論文：《文獻傳播的人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1994，頁37。
- (9) 專訪林家駿主教時所提供的資料。
- (10)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澳門叢書》，頁36。
- (11)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季羨林編：《東學西漸叢書》，頁71。
- (12) 《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引自張岱年：〈中西文化之會通〉見：吳志良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29-31。
- (13) 潘玉田、陳永剛：《中西文獻交流史》，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9，頁66。
- (14) 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香港，商務印書館，1938，頁42。
- (15) 安田樸、謝和耐、耿昇譯：《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3。
- (16) 阮元：《疇人傳》，頁45、588。
- (17) 黃鴻釗：〈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論基督教的傳入與澳門的關係〉，見吳志良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295。
- (18) 專訪林家駿主教，林主教所提供資料。
- (1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269。

希專家學者批評教正，惟望以此拋磚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共同討論並進行較深層次的研究，更企望藉此引起社會各界對澳門珍貴歷史文獻的保護意識。

【註】

- (1)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澳門叢書·前言》。
- (2) 黎小江、莫世祥編：《澳門大辭典》，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頁9。
- (3) 由1576年（明萬曆元年元月二十三日）教宗額我略十三世頒下 *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 諭旨成立中國與日本教區起，澳門主教堂便開始成立，至今已四百多年。現時主政府附設天主教會歷史檔案室，內藏古籍、18世紀古畫和手抄文件，圖書館內藏全套的文物雜誌合訂本多輯，故極具代表性。感謝林家駿主教的引領介紹及詳細講解。
- (4) 修院於1728年創立，專為栽培在中國傳教的神職人員，有“三巴仔”之稱。修院附設“歷史文物館”（在籌設中）及“歷史古籍圖書館”，該館不對外開放，內藏有18世紀古畫古籍。因此修院所收藏的古籍非常豐富極具研究價值。感謝聖若瑟修院院長李順宗神父的支持，使筆者能在該館進行資料搜集工作。
- (5) 耶穌會歷史悠久，16世紀中葉天主教傳入中國，是以耶穌會士為鑑，亦是近幾個世紀最具影響的天主教傳播者。內設圖書館，不向公眾開放，感謝院長呂碩基神父的支持及多位館員的幫忙。
- (6) 耶穌會屬下的新建學社，主要以研究漢學及中國文化為主，籌備於1999年，於2001年10月正式使用。筆者採訪期間仍在籌備

▶〔圖十五〕1819年在倫敦出版百科辭典 *The Cyclopaedi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漢字彙

DICCIONARIO CHINA - PORTUGUEZ

COMPOSTO POR

J. A. GONCALVES.

SACERDOTE DA CONGREGAÇÃO DA MISSÃO.

M. R. S. A.

IMPRESSO COM LICENÇA REGIA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E.

MACAO.

ANNO DE 1833.

漢 字 彙

合

字

彙

gos, consulte-se a Arte e achado o genero no Dicionario busque-se a pretendida letra pelo nu-
ro, e ordene os rasgos da differença, assim em 油 ha 5 rasgos, e o primeiro ha 1, que he
esta na ordem alfabetica.

13 A ordem dos Generos dos mesmos rasgos he facil de decorar, para saber qual esta
meiro 儿儿。八八又。刀力。尸尸。土土。口口

14 Letras cujos rasgos he difficil contar, se vezes por estar mal escritas 文。乃。尸
rasgos) 中。平。之 (3 rasgos) 門。止。止。比。比 (4 rasgos) 正。包
四。矛 (5 rasgos) 年。卉。卉 (6 rasgos, em composiçãõ 5) 攸。攸 (7 rasgos) 花
花。亞。并。并 (8 rasgos) 華 (9 rasgos) 馬。茲。茲 (10 rasgos) 鳥。婁。
實。聖 (11 rasgos) 華。華。路 (12 rasgos) 甬 (13 rasgos)

GENEOS DIFFICILIS.

直。丞。丑。才。吏 gen. 一。予。也 gen. 二。胤。少。丹。自 gen. 一
飛。毋。凶。凶。乙。午。乞 gen. 一。危 gen. 二。嚮 gen. 二
后。盾 gen. 一。左 gen. 十。風 gen. 一。勾 gen. 一。以 gen. 一
翥。小。並 gen. 八。曲 gen. 一。上 gen. 一。在。里 gen. 一。尹。良
gen. 三。弗 gen. 一。弔 gen. 一。口 gen. 一。未 gen. 一。木。先。生
也。牛。腐 gen. 一。月。由 gen. 一。王 gen. 一。舉 gen. 一。白。用 gen. 一

广部 GENERO 广

五畫 L. de 5 R.

庖 庖 袍 Cozinha.

1 廚。1 人。Cozinha. Cozinha.

府 府 撫 Cidade. Palácio da
orden para cima.

1 尹。1 第 Governorador da cidade.
Palácio.

1 庫。書 1。Thesouro. Livraria.

官 1。大 1。Emprego. Grande po-
lício.

三公 1。Os palacios dos tres
monarchas imperiaes.

底 底 抵 Fundo. Bacia.

根 1。稿 1。Fundamento. O que se
fundamenta.

無所 1。止。Sem fundamento, sem
fim.

依于初 1。Em que fundamen-
to se entra.

眼 1。空 留 留。Não se lhe maldade
o olho.

可憐 葉 1。Colado do pedatela
no passar o fim do pe-
nava (acabado de
vermelhos)

度 殘 春

店 店 玷 Estalagem.

行 1。歇 1。Estalagem publica. Es-
talagem particular.

野 1。風 霜 Na estalagem do campo
havendo vento, e ge-
ladas.

四五畫 Letra de 4, e 5 R.

序 序 緒 Ordem.

1 庫。1。Seguir a ordem da di-
gitude, seguir a or-
dem da idade.

1 爵。1。Ordemar bem as coisas.

1 事。妥。當。Os velhos, e os novos tem
sua ordem.

長 幼 有 1。Em duas linhas os ge-
rasos tem ordem, mas
os ligeiros sobem pri-
meiro (o mais menor
pode exceder o maior)

兩 行 雁 1。

且 捷 足 以

先 登

庇 庇 比 Proteger.

1 祐。1 護。Protecção divina. Pro-
teger.

覆 1。蔭 1。Cobrir. Amparar.

藉 1。康 寧。A sua sombra vivo des-
cendendo.

德 1。萬 方。A sua virtude protege
tudo o mundo.

珠 足 1。火。Se as perlas são capazes
de livrar do incendio
das preciosas (as pe-
rolas livraõ de incendio)

災 則 寶 之。

庚 庚 耕 Venus vespertina. Idade.

長 1。星。Letra da 1a. serie.

年 1。八 字。Venus vespertina.

8 letras, por que se ex-
prime a idade, 2 do
anno, mez, dia, e ho-
ra, (fortuna da vida)